

# 走过青春



## 邢仪眼中的陕北



● 县委宣传部通讯员采访学雷锋事迹



● 庄户院院门



● 陕北农村窑洞一角



● 孩子在炕上吃饭

1971年后半年官庄公社施行了知青并队的政策,我们高家河三个女生被并到了大队的只有两个男生的刘庄小队。

队长喊着收工了,大家扛着锄头回到住的地方。今天轮到王玉茹做饭,我们进到窑洞里,小炕桌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,大家洗了手各自拿了筷子围着桌子吃饭。赵成搅着小米粥:哎!咱能不能换换样啊?谁也没搭话都埋头吃饭。

也是,能不腻嘛!早饭,午饭都是小米粥或小米饭、玉米发糕(陕北叫馍),晚上吃一顿麦子和蔓豆混磨的杂面条,日复一日。菜的花样更是少得可怜:土豆、胡萝卜、白萝卜。突然有人提议:咱做荞麦饸饹吧,赵成一听来了劲,好啊!好啊!

心动不如行动。这个月轮我磨面,吃罢饭我拿了一个口袋到队里保管室领了半口袋荞麦,我背着荞麦回到窑洞里,到邻居家借了大盆和筛子,把荞麦用水淘洗了几遍,然后捞在大圆筛子上沥水,之后就下地干活去了。

# 荞麦饸饹

谢云兰

第二天,荞麦干得差不多了,我就跟队长请了半天假,到饲养室要了一头毛驴,王荣礼帮我拿着磨面的工具,向村里公用碾盘走去。

我套上小毛驴,把荞麦均匀地铺在碾盘上,拍了一下驴屁股,毛驴喷着响鼻,拉着碾子围着碾盘转起来。荞麦经过碾子碾压后,用筛箩把头道面筛出来,再用簸箕把麦皮筛出去,然后把头道面和荞麦芯铺在碾盘上用碾子再次碾压,如此这般反复磨几次后,就成了荞麦面。我把荞麦面和磨面的用具送回窑洞里,把毛驴送回饲养室,返回时他们已收工了。

我们分工合作开始做荞麦饸饹,王玉茹准备柴禾烧水,王洪洗土豆并切成丁准备做浇面的卤,我在盆子里倒了些荞麦面开始和面,荞麦面要和得软一点,我把和好的面分成几个小面团,用笼布盖了待用。赵成去邻居家借饸饹床子同时还捎了一把韭菜回来。我把韭菜洗了切成末盛在一个碗里,撒了点盐腌着,一切就绪就等王荣礼下工回来。

他回到窑洞里,我们就开始压饸饹,这个活得

两三个人一起干,赵成把饸饹床子架在灶台上,王荣礼扶着饸饹床子的前头,以防压面时翘起来,王玉茹把水烧开了,王洪拿着筷子准备挑面,赵成站在灶台上抬起杠杆,我拿了一个面团塞进饸饹床子中间的圆洞里,赵成坐在杠杆上使着劲往下压,底下是一大锅滚烫的水,我直担心他一不小心掉锅里。这时只见面条从圆洞挤出来,掉在锅里定了形,王洪往锅里填了些凉水,又煮了一会儿,捞在一个瓦盆里,我又拿了一个面团塞进圆眼里,赵成又使劲地压,总算把盆子里的面压完了,把面和菜端在小炕桌上,因为很久没吃这样的饭了,五个人迫不及待地往碗里挑面,浇上土豆丁做的卤,再舀一勺腌制的韭菜末提鲜,加点老乡给的辣椒油,倒也别有一番风味。五个人吃着、说着、笑着,不知不觉盆子里的面见了底,每个人都吃了两三碗,又喝了些面汤,一个一个都吃得有些撑。

如今,荞麦被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食品,也成了餐桌上的平常食物。每当我老伴做荞麦饸饹面时,都会怀念那段知青岁月。

# 记忆里的乱石滩

刘华荣

片,我又哭又喊,会议室里也顿时乱作一团,只听队长大声叫着“连增,连增”,村里赤脚医生李连增匆匆跑到我身边,紧接着就被抬到了一间小屋,李医生给我做了检查,还打了一针。当时没有什么大碍,只是害怕,注射的也都是安定和止痛剂。

从那天起村民们一连好几天来看我,给我送来了核桃、大枣、柿饼等等。老乡们嘴里念叨着:“哎哟,把娃娃吓坏了。”今天,回忆起这件事仍然非常感动,永远忘不了这些善良、纯朴的乱石滩村人。

插队四年,不仅让我学到了一些农业知识,同时在劳动中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。记得春季担粪时,我们每人两只大筐,有时从牛羊圈担到地里要走很长的路,对瘦弱的我来说是一件吃力的事情,但是也有很多能干农活的女同学,她们的粪筐比我的也大很多,走起来跟村里的老乡不相上下,这让我很是佩服。当时所有劳动报酬都记工分,到年底再算账和分口粮。妇女同志最高工分是每天11分,两位能干的女同学都被评为11分,可我每天只有9.5分,现在想想很是惭愧。有时贪玩会借着休息的时间去半山摘酸枣,那里的酸枣跟北京的大不相同,圆溜溜的好好吃了。我们

还把摘来的酸枣晒到房顶上等冬天再吃。

在村里我曾和李瑞雪同学负责黑板报宣传,我们利用黑板报及时宣传国家最新政策方针及卫生知识、生活常识等,深受村民们欢迎。农闲的时候,还会编排一些文娱节目如舞蹈、歌唱等,每次演出时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来看,聊天时他们总是说:“北京娃太好了,真舍不得让他们走。”农村的劳动生活使我们与这里的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我喜欢那里的青山绿水,我喜欢上山砍柴,更喜欢下到清清的小河里捞小虾。站在河中的大石头上用筛子轻轻地一捞,一层小虾就上来了,回到灶房用韭菜一炒,红红的小虾配上绿绿的韭菜,真让人回味无穷。

时间一长,我们就与村里的妇女们情同姐妹。每次回京探亲都想给她们带一些礼物,尤其是北京产的白色和棕色的塑料鞋底,送给她们别提多开心了。

我爱乱石滩的大山。山上有很多核桃树、柿子树、枣树。我还喜欢山里的五味子、野葡萄……很多地方是我永远的思念。

1988年年初我返城回北京,分配到石景山区冰箱厂工作,孩子上学后我们过着平凡的生活。现在我已步入老年,享受着悠闲的退休生活,但是我永远记得插队的小山村——乱石滩。

# 启程

张卫东

人呀!这一幕永生难忘,挥之不去。

火车动了一下,这是要启动的信号,刚刚那趋于平稳的人群顿时又激动了起来。车上拼命地呼喊着,车下前后拥挤着,手拉着手不忍分开。送人千里终有一别,列车徐徐地开动了,向着前方,向着革命圣地延安,向着我们要去插队落户的地方启程了。随着列车的加速,站台上送行的人群逐渐地消失在视线中,车厢里也逐渐趋于平静。经过漫长的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,火车终于到达了我们要下车的地方——富平火车站。

下车后,我被安排住在一个小学校的教室里,地上简单地铺了些麦秸,两头摆了兩行砖当床边,形成两排大通铺,每人发了一个大麻饼,算是我们的早餐。第二天不亮,又坐上了大卡车,继续开往目的地——黄龙县。车顶用帆布篷蒙着,后边还吊了一个帘子,车内比较黑,谁也看不清谁,只感觉到车的摇晃与颠簸。车上没座,我们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,车开了不远,大家都昏昏欲睡,但又时常被颠簸得腾空而起,落下时东倒西歪,但大家什么也没说,只是继续昏睡。

时间不知过了多久,有人喊了一句:“天亮了!”这时,大家才揉揉惺忪的睡眼,看到了从卡车后边篷布缝隙透过的光亮。大家依然沉默着,很少有人说话,有的人则默默地数着了几座山,拐了几道弯儿。数着数着,汽车停了下来,大家下车舒展身体,卡车顺势停在路边,排成了一条长龙。司机们都是类似的装束,只能从动作上看出他们的年龄并不大,不免有些为这一路的艰难和危险

而担心。毕竟是今生第一次乘这样的车,走这样的路,况且以后的路是怎样的,谁也说不清。

汽车继续前行。经过休整,大家都来了点精神,也把车后边的帘子掀了起来,好奇地朝外边观山望景。汽车艰难地爬上一座山后,又拐着弯下山,车后卷起的一团团黄土烟尘,瞬间笼罩住车厢让人透不过气来。大家的脸上、衣服上、帽子上都落满了黄土,这时,我们才真正意识到已经到黄土高原了。就这样车一直行驶在路上,于天黑前,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

我被分配在石堡公社安善大队安善生产队。记得刚到村里时,天下起了大雪,坡上坡下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。队干部告诉我们雪天不出工,安排我们到村里贫下中农家里去访问贫苦。当时我们穿的都是北京买的黑条绒的塑料底棉鞋,那叫一个滑,走路战战兢兢,并不断地摔跤,然后再爬起来再走再摔,下坡时更是蹲下打出溜,可当地村民都没事,因为他们都习惯了走这种路。

村里人大部分住的是土窑洞,且窑洞都建在向阳的山根处,并形成弧形一字摆开。这种窑洞冬暖夏凉,很适合人居,远远看去,很有规律,像是人站队,给人有“拜访”之感。这里地处山区,且山大沟深,看天是一线天,走路是一条路,川底又是一条河,平坦的地方很少。安善村前就是当地有名的石堡川,水清且大,常年流淌不息。值得庆幸的是,黄龙通往关中的唯一的一条公路从村中经过,时常能看到长途汽车,心中不免泛起阵阵酸楚。尽管如此,大家也只能把想家、回北京的念头,深深地埋在心中……

# 我的碌碡

雷文军

一次次碰撞地球。昨天还亭亭玉立、籽粒饱满的麦子,今天被碌碡碾压成麦粒和麦草,麦粒入仓,麦草堆成麦秸垛。庆丰收的洒菜端上麦场,大家开怀畅饮,套在架子里的碌碡安静地看着人们狂欢。

第二天刚坐上碌碡,瓷锤跑来幸灾乐祸地说:“你个瓷怂,喝醉了,趴在碌碡上哭闹,说碌碡是你的。”我吃惊,辩解:“没喝醉,没闹过。”瓷锤扭头走了,嘴里念叨:“真是个瓷怂。”我仔细端详碌碡,它犹如神物,浑身长满眼睛盯着我,挺着大肚子对我乐呵呵。我俯下身把脸贴在碌碡上,感受到父亲胸膛一样的坚强与稳妥;我蹲下身拥抱碌碡,觉得母亲一样的手在亲切地抚摸、揉按我的胸口。瓷锤又转回来,还是幸灾乐祸地说:“村里学校停办,你要背馍到镇上学去。”

我背起装着24个馍和一罐头瓶红辣子的帆布包去镇上学校。学校灶上有一口大锅和几层笼屉,学生把带来的馍用网兜装着放

进笼屉。放学后,笼屉摆地上,大家翻找自己的网兜,在大锅里舀一碗热水,就着咸菜或辣子吃馍。有一次,我没找到网兜,只好热水泡冷馍填肚子,到了周六中午没馍吃,只能把罐头蒜蓉洗干净如洗,下午饿着肚子往回跑。看见碌碡,迫不及待坐上去,“砰”一声,碌碡碰碎了罐头瓶,饥饿、惋惜、恼怒一起涌上心头。我想搬起碌碡扔到东边的土沟里,却搬不动。无奈,自己走到沟畔上,沟底翠绿的芦苇被砍光了,留下一块荒水滩。

隔着院墙听见瓷锤爷爷在麦场里忙活。跑出去看,瓷锤爷爷叼着旱烟,踩着碌碡在芦苇上来回碾压,芦苇“噼啪啪”叫唤,芦苇秆由圆成扁,开裂成条。瓷锤爷爷告诉我,用压扁的芦苇绑住墙墩,填土压住芦苇,用打土墙的方法箍窑帮墙,等窑帮墙硬化后,斩断芦苇,取下墙墩。我问为啥不用绿芦苇?瓷锤爷爷回答太脆,晒干、压烂才有韧劲,芦苇活着没用,死了、烂了才能

# 时光

派上用场。不知道什么缘故,我竟问了句:“那人死了有用吗?”瓷锤爷爷说:“人死不了,魂在呢,旁人能梦到、能记得……”

半个月后,瓷锤爷爷拿斧头斩断窑帮墙上的芦苇,从窑背上跌落,脑袋碰到落地的墙墩上去世了。按风俗,瓷锤爷爷的灵轿过家门口要燃一团火,我特意从麦场里捡来散碎的芦苇撒在火上。透过火焰,我看见碌碡变成了几个黑色的矮人,摇头摆尾、伸手踢脚、狂跳乱舞,瓷锤爷爷正躺在棺材里悠闲地抽旱烟。

终于,一个秋后的早晨,我坐在碌碡上等班车。碌碡冰凉,骹卵石顶着腰,我用力压它们,扭扭身体摩擦它们,渐渐觉得屁股下面有些温暖,它们在发热,我也在发热,我们成了一体,难以割舍。班车来了,我背起书包和行囊,奔向远方,落入城市,一去二十几年。岁月让田野长满苹果树,时光把麦场变成果库,那棵杨树树和我的碌碡凭空消失,不知所踪。故土难离,我常常想起我的碌碡,屁股痒、浑身不自在的时候就想去蹭一蹭、摩擦摩擦。

前几日,我去公园一家装修特别的咖啡厅,在石桌前坐下,突感身下有硬物顶着,似曾相识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。抬手细看,竟是一个浑身长满骹卵石的碌碡。我惊愕失措,情不自禁俯身问碌碡:“你怎么到了这里?你是如何找到我的?”



我家在村东头第一家,往东是二十几米深的土沟,院墙与土沟之间是麦场。麦场入口栽了棵洋槐树,树下立着石碌碡。立着的碌碡上表面中心镶嵌着铁凹槽,周围有五块突出的骹卵石,神奇的是我的屁股刚好卡在这些骹卵石里,铁凹槽恰好挨着屁股蛋子。坐在碌碡上,左右前后有卵石护着,稍有摇晃就能感到骹卵石的刺激,轻轻的疼、淡淡的麻、浅浅的酸……身上痒了就爬到碌碡上摩擦摩擦,或者背躺在碌碡上蹭一蹭,止痒且舒爽。清早,我捧着红辣子夹馍坐在碌碡上吃。瓷锤穿一身新衣服从我面前走过,满脸骄傲地说去县城。我把半块馍放碌碡上,追撵瓷锤。我问去干啥?他骄傲地回答看热闹!我说我也想去。他不理我。班车上人很多,瓷锤硬挤上去。我回到碌碡上继续吃辣子夹馍,眼睛盯着班车,它像一匹马,拉着一团尘土向前急奔,留下一溜薄丝缥缈的烟雾。